

# 文艺批评,“种草”莫忘勤“捉虫”

## 文坛观察

置身文化多元时代,文艺批评的价值坚守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。批评家要用独立的见解启发创作者,引领读者和观众。好的文艺批评,蕴含着我们通常讲的真、善、美三要素,只有敢于直面问题,发出批评的强音,才能让我们的文艺批评实现求真、向善、寻美的效果。

### 周思明

进入众声喧哗的网络时代,视野所及,我们的文艺批评多在“种草”,而“捉虫”的却严重匮乏。除了在自媒体能听到一些批评声音以外,在许多主流媒体上,表扬式评论仍是文艺批评的主旋律。这种看似一片大好的局势,对文艺事业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,应该引起人们的警惕。

现在流行一种说法,叫作批评家与作家、艺术家要进行良性互动,在一些人的词典中,所谓良性互动,其实就是一团和气的别称。其实,真正的良性互动,应该是批评家与艺术家的真诚交流、直言相向。作为批评家,就应该有替受众鉴别文艺作品优劣的责任担当。现在每年都会大量新作品推出和许多文艺赛事举办,如果没有靶标精准的文艺批评,让受众如何在浩如烟海的文艺作品中去鉴别和选择?

真诚的文艺批评是融媒体时代文艺批评的必需品和稀缺资源。开展积极健康的文艺批评,建构起文艺批评的价值体

系,是当前文艺繁荣发展的重中之重和当务之急。然而,就思想深度、精神资源、理论概括力、创新意识、审美判断力而言,当前富有主体精神、个性风采的文艺批评仍很稀缺,而跟在名家后面亦步亦趋的迎合型、冬烘型、克隆型的批评却喋喋不已,不断刷屏。经常出现的情况是,明明作品有毛病,评论家们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以“我注六经”的方式,去往好里“阐释”“扶发”,甚至把问题和毛病当成优点、长处加以褒扬,“红肿之处,艳若桃花;溃烂之时,美如乳酪”。此者,让人想起现在流行的一个网络热词——“种草”。何为种草?简单说,是指分享、推荐某个商品的优秀品质,以激发他人购买欲望的行为,或自己根据外界信息,对某事物产生体验或拥有的欲望的过程。如今,在文艺批评领域,这种带有商业味道的“种草”可以说非常普遍,而出以公心、抱持良知为作家、艺术家的作品“捉虫”者少之又少。

文艺批评的天职决定了批评者不能为了“种草”而忘记

了“捉虫”,否则,我们的文艺百花园势必鲜花枯萎、杂草丛生,而“百花齐放”,就只能是飘舞在空中的昙花一现的美丽。文艺批评的责任是培育引领,而不是迎合屈就。坚持思想标准和艺术标准,在潮水般涌来的作品中被沙砾掩埋,将集思想性、艺术性、观赏性于一体的文艺佳作淘选出来,推介给广大受众,这是文艺批评的价值所在,也是文艺繁荣发展的关键所在。文艺批评如果匮乏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,批评家就失去了进入文艺批评现场的资格和通道。

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,不能都是表扬甚至庸俗吹捧、阿谀奉承。但一直以来,直言无忌、客观公正的文艺批评因为极易开罪于人,往往如顶着碾盘唱戏,吃力不讨好,因而变得艰难尴尬、阻碍重重、难以展开。即使偶尔出现一些批评的文字,也只是蜻蜓点水、浅尝辄止;而赞歌、谀辞、吹捧的声音,却是随处可见、不绝于耳。尤其是对名家的作品,往往甫一面世,便好评如潮、美不胜收,比如,某些著名作家只要写作

出版一部作品,不用说,紧接着就会有高调赞美、一致肯定的文章连篇累牍地见诸报刊,与之对照的是,很少有人认真阅读全文的基础上,做出“坏处说坏好处说好”的客观中肯的批评。只有少数作者,会发出一些微弱的“吐槽”声音。但由于此类批评声音分量不高,范围有限,因此既不能对作者产生什么影响,更无力对当前的文艺创作发挥作用。

置身文化多元时代,文艺批评的价值坚守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。批评家要用独立的见解启发创作者,引领读者和观众。好的文艺批评,蕴含着我们通常讲的真、善、美三要素,只有敢于直面问题,发出批评的强音,才能让我们的文艺批评实现求真、向善、寻美的效果。批评家只有坚守文艺批评的共性和个性、原则与风骨,才能真正实施有效的文艺批评,真诚、科学地将自己对社会、对人性、对艺术的理解和思考付诸文字,表达出来。做到这点不易,但也正因如此,才值得广大文艺批评工作者努力为之付出。



## 个人生活史的时代回声——焦冲小说创作谈

### 张艳梅

我们习惯了对日常生活做现象学分析或者社会学研究,而作家对日常生活的表现里面,往往包含着更多主观意图。读者对小说的解读,涉及因果性判断,不仅仅是日常生活呈现出来的各种要素的关联,还存在意识对物质世界的经验性理解。无论主观现实中的诸多元素如何作用于生老病死爱欲恨,情感的意向性都无法完全隐藏,也不可能被琐碎的经验世界掩盖。焦冲作为年轻的80后作家,小说创作表现出了相当自觉的探索与质疑,整体沿着现实主义轨迹向前,重新确认了当下写作中现实主义的剩余价值。

焦冲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悲观主义者,对爱情和婚姻缺乏信赖,老一代更缺少精神性追求,讲求实际,看重物质。短篇小说《秘密与谎言》,对父亲出轨、离家出走、不负责任、庸俗市侩等负面言行,有尖锐质疑。《营救柴五郎》中李磊的爸爸到外地打工,起初还有联系,也会给家里寄钱,三年多后音信全无,无论是向他的工友打听,还是报警,都没有得到任何反馈和线索,仿佛人间蒸发;《秘密与谎言》中父亲出轨,母亲一生不幸,郝娜和吴志远表面上看起来是一对幸福夫妻,其实婚姻只是吴志远逃避周围人眼光的工具;焦冲在《人生赢家》中感慨道:“活着有如置身没有边界的监狱,人只有死了才能获得自由,很少有谁能成功越狱。婚姻就是这监狱里的一个牢房,即便再美满,也不过是精致些好看些舒服些罢了,改变不了它囚禁的本质。”

焦冲小说中的多重焦虑,有着深陷生活泥沼的当下性,也有着绵延不断的历史性。生活就像不断到来的纠缠和考验,城市与乡村,文明与落后,生活方式与观念的差异,不仅体现在霓虹闪烁的CBD、县城的大排档、乡村的污水池水上,两个世界的距离是深层文化意义上的,相比较一百年前鲁迅的“归乡模式”,反而少了知识分子的启蒙理想。在眼花缭乱的潮流中,小说家总是尝试提供改良方案,这是文学介入现实的努力,当然也是大众试图以非虚构的方式介入现实却无能为力的表现。现代性是一个有机体,包含着天生的悖论,它所建构的观念体系和运行机制,都不是一劳永逸的,更多社会群体和个体,还是要在各自的人生中摸着石头过河。焦冲为我们寻找的是渡河之舟,或者帮助我们发现暗礁潜流。

《河东河西》中社会生活正面变化非常迅速,背面还有很多东西凝固不变。河东河西是居住地,更是一种时代转型的象征。堂兄弟二人的人生轨迹,带出了三十年中国社会变迁,对财富的怀疑,也有对人性的质问;《隐居图》中孙劲午的入室行凶同样源于父辈生意场上的成败;《荆棘里的鸟》中,罗聪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,干过取送,风里来雨里去,做过电话推销员,与自己的人生理想不断背离。比起《人生》《平凡的世界》,彩霞的出卖,田小荷的欺骗,李军的困窘,现实生活留给年轻人的选择并不多。

北京、上海,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中,还是鲜明地区分出了农耕文化和精英文化的鸿沟,一种更文明的生活方式不仅仅是改掉某些生活习惯那么简单,成长中的现代人,在摆脱小农意识和小市民心理的漫长道路上,在自我改造的同时,还担负着改造环境和他人的任务。《以父之名》中的演艺圈,对父亲一代人来说,是完全不能接受的生活方式;《原生家庭》中观念的冲突,包括父辈养儿防老,奶奶重男轻女,年轻一代追求自我,个人自由和家庭责任,等等。人是社会文化的一个变量,异化的人性和异化的环境,在现代性意义上,存在改造的可能性以及自我设定的边界。这是现实生活的困境,也是自我建构,比起本性更有意义,小说中的象征世界,无非是人的存在意义的最远投射。

石一枫在谈到焦冲小说时说,“他总能把生活写得像生活本身一样鲜活。从人物的处境到情节的走向,基本上看不出作家自以为是的卖弄,他就那么一招一式、一板一眼地再现大部分人都能感同身受的日常生活。可以看出,焦冲所写的故事也许来自虚构,但故事背景却都“如有雷同,绝非巧合”地追求真实质感,并且看得出来,那几乎就是作者本人所处的现实情境。”现实生活就在眼前,我们身在其中,又有多少人写出了这个现实呢?所以,焦冲在反动作个人生活史这一时代装置时,给了我们人知上的某种反思基础,这一反思过程,在我们和生活之间建立了确切的意义关联。作为写作者,要与现实生活保持一种持续的对话,并且有自己对现实的确切判断,否则当下的写作即使在未来也不会产生所谓永恒的价值。

焦冲,1983年生,河北玉田县人,2008年开始发表作品,著有长篇小说《北漂十年》《俗世男女》《段子手》《旋转门》等,出版单行本《男人三十》《微生活》,另有中短篇小说若干见于《当代》《人民文学》《山花》等期刊,曾获第二届“紫金·人民文学之星”长篇小说佳作奖。

## 风景中的自我——评苏娜的诗

### 李建周

苏娜的诗歌世界由一幅幅可视化的田园风景构成。从大地到天空的自然风物贯穿其间,山川日月、河流湖泊、草木庄稼、阴晴雨雪在诗歌中铺排渲染成诗意的画面,其中河流和阳光引领着自然万物的生命合唱。这里的风景并非只是游览或者观赏对象,而是诗人自我生命的展开方式。

现代诗歌中的风景,并不是一种士大夫式的留恋光景、吟咏风物,而是一系列充满文化趣味和个人经验的景观。看起来好像自然而然的风景,背后隐藏的是那个对之进行观察和描摹的孤独的灵魂。走向风景的诗人更能深入体味“与这世界的隔阂”“拿起一根树枝/企图拦截河流/让烦躁的世界重新排列/划开的只有自己的倒影”(《靠近河流》)。风景和身体的神秘对应,使得诗人往往把外在的风物转变成内心的风景,成为自己精神生活的一面镜子。在静默的

天空与大地之间,随风而动的是诗人疲惫焦灼的心灵。世事的沉浮“就像黑洞把灵魂/锁定、吸引、压缩”,融入沧桑卷入时空旋律飘然远去,所以诗人要“顺着心灵的扶梯/去寻找未被世俗沾染的自我”(《旋律》)。这种诗歌方式并不指向人性深处的纠葛,而是见证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情感状态和心理模样,成为诗人实现自我生命救赎的方式。

风景本身在苏娜的笔下并不构成尖锐的对峙,与自然风物构成对立平衡关系的是个人生活中“虚浮的世界”。现实生活内在的分裂性,往往使得诗人在呈现个人经验时无法避免心灵的重负。苏娜已经意识到沉浸在个人内心情感的危险,于是开始转向与周遭风景的对话,经由对生命中明媚与忧伤的反刍,走向一条更为真切地呈现个人心灵历程的道路。苏娜的诗句中没有那么多沉重的焦虑和刻骨的伤痛,或者说作者对精神的尖锐性有意做了淡化处理。正是这种带有某种精神修炼性质的写作,使

得诗人“喜欢踩着光走路/不再会被黑暗挟持”(《落满一地的阳光》);在寒风凛冽的时候,忙着迎接春天的人会带着一抹金黄从心里飘起,一种指引/让我接受阳光的洗礼”,追随生命的指引不断走向高处,“一直走进那片碧蓝天空”(《向高处》)。这种向上的精神力量让人从碎片化的生活中沉静下来,在诗意的旷野被远方“一些看不见的物”击中。承载着自由与梦想的远方,隐含着一种生命的内在秩序,也正是这种发现与体认,让人感到一种久违的幸福“在多伦,你是幸福的/因为你在这里埋下了两种东西/

一种叫守望,一种叫向往”(《路过多伦多》)。发自内心的幸福感幻化出人与自然的共鸣合唱“万物在层层叠叠的云中/变成灿烂一片”(《一路向北看云去》)。这些体验之所以重要,是因为很多人发现这样的幸福感已经被日益紧张的生活节奏所淹没。

依托向高处的精神底色,苏娜诗歌中的自我意识并不分裂,作品具有一种抚慰人心的力量。诗人一方面直面内心真实的感受,“静静地爱上了孤独”,另一方面又“点燃心中那一束光”,两者的并置构成一种特有的文化生存模式。而对日常生活中小确幸的坚守,使得诗人可以抖落身上的尘土,“做一个被时间慢慢放下的人”,既可以独坐于枯树之旁,直到无边的黑夜在身边蔓延,也可以坦然在寂静的盛夏晾晒内心的旧事。从现代性视野来看可能会觉得力量感不够,但是这些作品在生命的体悟中,接续了某种在文字中怡养性情的传统风神,给细心读者的心灵暗处投下一抹诗意的光亮。

## 一人“稻田”不思归——评周华诚《一日不作,一日不食》

### 刘敬

俗世间穿行,平凡如吾辈者,常会深陷生活的漩涡而无法自拔。不过,总有人能守得一颗初心,占有陶渊明辞官归隐,种豆南山,采菊东篱;今有周华诚离城返乡,躬耕陇亩,随父种稻。而《一日不作,一日不食》(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7月出版)这本散文新著,即是周华诚原汁原味的“种田日志”。他微笑、沉静而智慧,“开轩面场圃,把酒话桑麻”,真诚、直率,本色,让人一人“稻田”不思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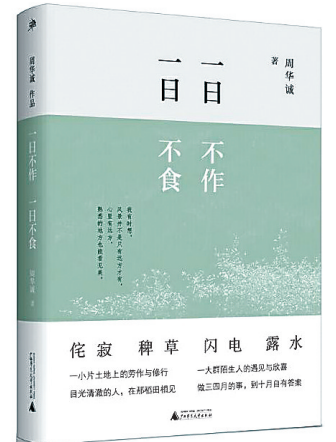
这一方稻田,静栖于故乡的山脚下、溪流边。这股股稻香,散逸在作者的书桌边、清梦里。虽名曰“父亲的稻田”,但在作者心里,在众多参与其间的诗人、作家、摄影家、水稻研究专家及孩子们心里,它就是一处游乐场,虽“并没有多么微言大义的部分,只负责虫鸣、鸟叫、蜻蜓飞舞、万物生长、冬去春来、周而复

始”,却更像一位无言的良师。孩子们“懂得了粮食的生长、水稻的由来,也感受到了劳作的艰辛、汗水的价值”,成年人呢,“在稻田里懂得了缓慢的价值、时间的意义……”这一方稻田,又根植于纸页间,悄然在每一个读者的心中原野发芽、生长、成熟,直至稻香汹涌,金黄的幸福四处漫溢。在作者看来,种子的智慧远胜人类,大米的情意温暖珍贵,劳作即是一种修行,种田的最大收获还在于思维方式的转变,也唯有心怀热爱的劳作,才是美好生活的本意。这,恰是能激起人们共鸣之处。

“侗寂帖”“四季歌”“相见欢”“桃花酒”,全书四辑作品,内容各有侧重,却几乎都是从故乡家门口的稻田出发,田野的劳作,四季的果蔬,路上的科学家……作者每每既能从一个农民的日常生活视角来观察,来思考,又能以一个作家的敏锐细腻感触来记录,来书写。艳羨之余,更多的是钦服。曾几何时,我们拼命谈

尘,遥远又模糊。

诚然,交通发达了,联系方便了。可是,又有哪一条路可以直达童年的故乡?又有哪一段乡音不曾被记忆掩藏?故乡,原是一个名词,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恬静,温情,悲欣啼笑,俱入心扉。而故乡,却又是一个动词,水泥一点点地铺过来,无可退却,无限诱惑。憧憬,打拼,繁管急弦,终为过客。即便城里的月光果真能“把梦照亮”,相信更多的“天涯沦落人”依然恋恋难舍弯弯的小河之上那悬于青天的“弯弯的月亮”。亦可说,故乡,从来不仅仅止于地理位置上的那片容身之所,更是灵魂放飞无羁绊的精神家园。所以,像周华诚这般快刀斩乱麻,毫不拖泥带水,由一个都市媒体人蜕变为乡村种田人,是需要付出极大的勇气,需要十分才华与自信的。梁启超曾言,人生能从自己的职业中领略出趣味,生活才有价值。事实上,在父亲的水稻田,作者遇见并体验了不同的人生,不仅收获



书,一心只盼着“朝为田舍郎,暮登天子堂”,待真正远离故乡,连挥别都省了,逃也似的直奔城市。再回首,“望故乡渺渺,归思难收”。青春的年纪,挣扎不停,抗争不歇,心中的不平与不甘得以尽情挥洒。但终究是时光无情,一切都难敌岁月这把刀的横劈竖砍,纠结也好,忧烦也罢,到最后都悉数化成了一种难以改变并无法割舍的习惯,那原本蒸腾的梦想也因此而冰凉蒙

了清风与明月,稻香与繁花,鸟叫与虫鸣,更拥有了大段大段简单而宁静的时光,在不知不觉间回归到了生命的自然本真状态,就像一只鸟、一条鱼、一只蜻蜓或松鼠,“松弛,随意,轻盈,自在”……这恰是他喜欢的生活,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。

“做三四月的事,到十月自有答案”“会低头的稻子才有收成”“总有些事留给笨拙的人”……全书语言不事雕琢,农家常似的,却既有泥土的质朴清香,又有稻米的绵糯柔韧,常能令人眼亮心动,品嚼出生活之道,感悟出生命之理。偶或忍俊不禁,笑泪暗溢,譬如,“令狐家的水稻是杂交品种,一串一串稻穗就像一咕嘟一咕嘟的葡萄;我们家的水稻是常规稻种,此时还伸着执拗的脖子,青筋暴突像个愤青……”这般自然随性,貌似漫不经心而又画面感极强、生活味儿浓郁的句段,在书中宛若青碧连绵的山野间那悠然迎风的各色花儿,令人目眩神迷,流连忘返。